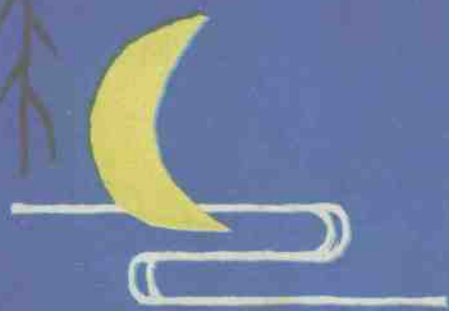


月亮旁也有彩云

刘振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精炼生动 清新自然

张秀峰

刘振广的短篇小说集《月亮旁边有彩云》出版了，我感到很高兴。这是滦南县教师写的第一本小说集，我不禁想说几句话。

振广出身农家，当过农民，当过民办教师，现在在县文教局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反映我们欣欣向荣的时代的作品。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小说，有的是他在工作之余写的，有的是他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时为学生写的范文，所以大多十分短小。

读振广的这本小说集，好像是在欣赏一套反映新时期农村生活的组画。画面上所描绘的都是当前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风俗人情，凡人小事。人虽平凡，但大都闪现着代表农村进步生产力的新人物的新思想；事情虽小，却展现出社会变革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而且，他善于把人物置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冲突中，通过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碰撞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个有个性的人物。

振广的小说，写得清新淡雅，明快流畅，仿佛一朵朵出水芙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他不愿编造故事，但长于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典型细节。所以他的小说虽无一波三折，但却如一池清水，清清浅浅，亮可见底。但就是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却使人感到更亲切，更自然，更真实。读完之后，掩卷而思，犹存余香。

用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来结构篇什，是振广小说的又一特点。他的语言不炫耀，不卖弄，口语化，大众化，从而使他的作品风格更接近于农民的审美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即使是半文盲也能看得懂”，但我还要加上一句：即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品起来也不乏韵味。他在努力追求雅俗共赏。

不知以上看法对否，读者自会评论。

教师的工作十分辛苦，但在工作之余，再从事一些诸如文学创作之类的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事，还是具备一定条件的。振广同志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愿教师中有更多的人在这方面展现才华，显露头角。

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八月

目 录

精炼生动 清新自然	张秀峰 (1)
春耕时节	(1)
开犁	(9)
新媳妇的心事	(16)
白玉观音	(23)
桥头上	(29)
书记住我家以后	(32)
晨雾正在散去	(38)
今夜月光明	(44)
赵铁柱的亲事	(50)
感情	(56)
换粮	(61)
育种	(67)

二月二·····	(71)
二月兰·····	(74)
惊蛰·····	(78)
村头，一片彩霞·····	(82)
放炮仗·····	(85)
春夜·····	(90)
小诸葛新事·····	(93)
老窝囊正名记·····	(106)
严守章小传·····	(120)
挑刺·····	(125)
像片·····	(132)
孙奶奶看孙子·····	(136)
浇麦·····	(144)
球迷·····	(148)
海风·····	(151)
月亮旁边有彩云·····	(156)
晨光·····	(160)
阳光·····	(163)
月光·····	(166)

星光.....	(169)
草色.....	(172)
夜色.....	(175)
本色.....	(178)
春色.....	(181)
秋色.....	(184)
枝头又是绿色.....	(188)
田老根进城.....	(191)
田老根请客.....	(195)
护桥.....	(198)
青河沿.....	(208)
红鳞鲤.....	(212)
绿草滩.....	(216)
喜泪.....	(219)
打赌.....	(221)
穿裙子.....	(223)
一生.....	(225)
巧计.....	(227)
冻雨.....	(229)

乳汁.....	(231)
静夜.....	(234)
门.....	(236)
窗.....	(238)
暑假.....	(242)
望热.....	(247)
夏夜情.....	(250)
我的第二封求爱信.....	(253)
古柏.....	(264)

春耕时节

一

清明后的一天夜里，天阴了，淅淅沥沥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雨点。檐头的滴水声，由轻变重，过半夜，竟变成了悦耳的叮叮咚咚。陈强听着雨声，心中像熨斗熨过似地舒展，仿佛那雨不是落在地下，而是落在他的心上。天傍亮，雨停了。他起床就奔到院里，弯腰掘开地皮儿一看，咧嘴笑了：上下湿土相接，土壤面蛋一般，地下了个透实。真是好雨知时节呀，他决定立刻召开广播会，通知各大队趁墒抢种。

突然，一个人一阵风似地闯进了公社大院。他的头发像乱草，眼角上粘着眵目糊，一看便知道是刚从被窝钻出来的。

“喂，新来的陈书记在哪屋住？”

他站起身来，“我就是陈强。”

“啊，陈书记！”来人跑到他跟前，喊起来：“我冤枉啊，你得给我做主啊！”

陈强处理民事纠纷也不少，可没看见过这样一大早晨就象唱戏击鼓申冤一样来找他的。他说：“有什么事，你就讲吧！”

“陈书记，我告刘老清！他官大一级压死人，无缘无故撤了我的队长！陈书记，我敢说，这纯属打击报复，破坏安定团结！文化大革命，我让他上过板凳。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向前看了，他还耿耿于怀！”

这一阵吵嚷，把公社干部都吵起来了。副书记李方系着钮扣走过来。

“福生，一大清早，你又来闹什么？”

“告状！”

“回去，回去吧。”李方往院外搔那个叫福生的人，
“刘老清撤了你的职，公社党委不是还没点头吗？他那也许是气话，你何必发烟冒火？先回去，我们抓空儿派人去给你们调解一下。”

那人不走，冲着陈强吵吵，“陈书记，我要你给我做主！他刘老清欺负别人我不管，骑着我的脖梗拉屎算一会儿也不中！”

陈强心里浮起两个疑团：为什么这个人说话这样口大气粗？为什么老李要对他赔小心？他说：“你先回去，我今天就去解决你的问题。”

“好。”那人听了这话，停止了吵闹，“陈书记，你一定去啊，我在家等你！”转身出了公社大院。

“呸！”一位公社干部吐了一口唾沫，“茅房缸的石头！”

李方叹了一口气，“有什么办法？谁让咱碰上了这么个高衙内？”

那干部撇撇嘴，“啥高衙内？还不是你以前惯的？”

“不惯行吗？没事捅马蜂窝，自找挨蜇呀？疼。”李方

苦笑一笑，对陈强解释，“老陈，你不知道，这个江福生，是县组织部江部长的侄儿，专爱到他那儿插拈勾当；所以，以前我对他的事，总是能拖拖，能推推，不给他准信儿。你刚才答应给他解决问题，失策呀！”

“哦，是这么回事。”陈强微微一笑，“老李，你今天早晨主持召开电话会布置春耕生产，我到江村去把他的事调查清楚——既失策，就失策到底！”

二

陈强到了江村。在街上他碰上一辆牛车，车上装着檩、椽，盛猪的筐子盛鸡的篮子，车尾巴上还拴着几只羊。赶车的是个后生仔。后面跟着男男女女几个人。

他问：“小同志，赶集去吗？”

“嗯。”后生指指车上，“到了买返销粮的日子，大伙儿都到集上拆当钱。”

“哦。”他紧紧索起了眉毛。来这个公社以前，他知道这个公社是全县的“拉腿社”，到这个公社，他又知道这个村子是全社的拉腿队，可没想到是这样！

路北一户人家传来了尖厉的猪叫声。一个男人用力拽着一只克郎猪的后腿，一个女人在后面喊：“你撒了它吧！这会儿卖了，秋后拿啥出粮点儿？”男人不听，呵斥女人，“我更不愿卖，你放屁给它吃？”女人劝不转男人，掉起眼泪。

陈强过来劝说那个男社员。“把猪放了，猪不能卖。”

“我也不愿卖，可我们队长不让包产，明年还是吃返销，人都没得吃，哪有喂猪的！”那男人头也不扭，继续往门口的小推车上拽猪。猪一劲往前挣，前爪在雨后的地上划

出两道沟。

“哦。”陈强紧紧索起眉毛问：“你们队长叫什么名字？”

“江福生！”那男人扭过脸来，见站在面前的是个陌生人。“就是大名鼎鼎江大少！他怕联产计酬了挣不了干部分，硬是不让分地！”

“同志，你能把详细情况对我讲讲吗？”

“讲就讲！去年，村里分了地的队都比以前增了产，就我们队还是老样子，吃粮证、花贷款。国家搞四化，我贷款去觉着脸上无光彩，想自己动手挣个钱。前天，我向江福生提了个建议，想把以前搞过的烧窑副业搞起来，可江福生硬是说我眼睛光盯着钱，不同意！晚上，我去找支书老清叔。老清叔倒支持，去做江福生的工作。没成想江福生还是不干！他说他过去批判过‘金钱挂帅’，现在自打嘴巴抬不起巴掌来。老清叔一气之下撤了他的队长。听说那小子今儿一大早就到公社去告状。公社干部还不是给他叔溜须听他的？我看就了，窑烧不成，不卖猪非把大牙支起来不可！”他说完，又往车上拽猪。

陈强用力扳男社员攥着猪腿的手，“同志，就把猪放了吧，公社党委不听江福生的，听你的！你叫什么名字？”

“刘老禄。”那男社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是……”

“我叫陈强，新来这个公社工作。”

“啊，陈书记就是你？”刘老禄的手一松，那头克郎猪就从他手中蹿了出去，遇赦似地慌慌张张向猪圈跑去了。

陈强来到街上，向赶集去的社员挥挥手说：“同志们，

下了一场好雨，今儿大伙还是别去赶集了吧。鸡鸭猪羊，是咱的家庭副业，卖了就断了收入，不能卖；椽子檩子，生产搞好了咱还要盖新房，也不能卖。买返销粮的钱，老禄已经给大伙想出法来了，我马上去找你们支书合计。咱有一双手，咋必得卖老家底儿呢？”

街上男男女女的眼光一下都集中到他身上。有人悄悄问刘老禄：“这人是谁呀？”

刘老禄这会儿脸上有了笑容，告诉大家：“他就是咱公社新来的陈书记！”

一听这话社员们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有人说：“有了进钱道儿，我们还去赶啥集？”动手从车上往下倒动东西。那赶车的小青年喜滋滋地把车辕抹了回去。

三

陈强叫刘老禄领他去找刘老清。穿过一条胡同，江福生在自家院里望见了，他，笑容满面追出来。

“呀，陈书记，你来得好快。快到我坐坐。请！”

陈强随他进了院。老禄很腻歪他，自个儿去给刘老清送信儿。陈强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油炒葱花味儿，进过道屋，望了望摆了一锅台的油罐、鸡蛋簋、花生、豆腐片什么的，就明白了二三。

江福生推他进屋，“嘻，陈书记，菜马上好，上炕坐。——你以前在县里工作，和我叔是同事，论辈儿，我也该喊你叔叔呢！”说着，他从柜橱里拿来一瓶酒，往炕沿棱角上一碰，很熟练地打开了瓶盖，“陈叔叔，今儿咱爷俩先喝两盅儿！”

“我不会喝酒。”陈强拿起酒杯，放在炕桌底下。

“那……那吃饭！”江福生忙放下酒瓶，把一张油淋淋的酥饼夹在碗里，递过去。

“我从公社吃过了。”陈强把盛饼的碗放在炕桌上。

“那……陈叔……陈书记，你就见外了。”

陈强笑笑：“江福生同志，我和你说三件事：一、你该清楚，‘四人帮’过去批判了的东西不是错的；二、社员们生活困难，刘老禄烧窑挣钱的办法好，你应马上办；三、你依靠你叔的权力在家里这样做事不好，你这是拆他的台。要知道，你叔当的共产党的官，可不是国民党的官！”

“呀，陈书记，你也这么讲？”江福生屁股靠在了炕沿上。

“嗯，我和刘老清刘老禄一样观点！你要改正错误，队长继续当；不认识错误，我同意刘老清的意见！”

“啊……”

“福生同志，你想想吧，我走啦。”

江福生想拉住他，可他早已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门。

四

在街上，他还没有找到刘老清，骑车赶来的李方却拉住了他。

“哎呀，老陈，你刚才在江福生家的做法又失策呀！你说话怎么那样直来直去呢？”李方似乎惊魂未定，用手帕使劲擦着额角上细密的汗珠儿。

“怎么又失策啦？”

“我说，你不会把话说得委婉些吗？我刚才去他家找你，他向我诉了一顿委屈，嚷着要进城。这回，怕不连你都

告上！”

“哦。”陈强又微微一笑，“老李，我本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儿，可今早晨没工夫啊。社员们的肚子要填，地里的庄稼要种，等以后再和他慢慢谈吧。他要告就去告，咱当干部，是为人民当勤务员，可不是为自己当官。老李，我觉得你在这方面，似乎是太胆小一点儿。走，带我去找老清同志吧。”

在大队部，陈强见到了坐在板凳上抽闷烟的刘老清。刘老禄互相给他们做了介绍。

陈强说：“老清同志，你撤江福生的职撤得对！当干部，干四化，对那些占着茅房不拉屎的，就得要有你这种果断劲儿！”

刘老清惊异地望着他，“唔，你不是去他家喝酒了吗？”

“哈哈！”陈强一下子理解了刘老清的心情，又微微一笑，“去了，但没喝。告诉我，你撤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我想。”刘老清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下一步民主选举队长！嘿嘿，这回有了公社党委的支持，我马上就去做！”

“好！”陈强一把抓住他的手，“走，咱就去召集社员会！雨后墒好，一会也不能耽误呀！”

五

选举会召开得很顺利，没用一个钟头，社员们就选出了自己称心如意的队长。烧窑副业也决定立刻搞，刘老禄做为副业组长，带领几个社员欢天喜地去做坯场。陈强扛起犁

杖，和社员们去种地。

他对李方说：“老李，要说失策，春耕错过这场春雨，可是最大的失策，你说呢？”

“对。”李方点点头，脸上露出愧作的神色。

陈强拍拍他的肩，“你回去主持公社工作，我在江村蹲下去。”

“好，抓空儿，我把行李给你送来。”李方骑上车子走了。

公社书记扶犁，社员们越干越兴头。忽然有人一扯陈强的衣襟，“陈书记，你看，江福生又上县城了。”

陈强不屑一顾地望了望骑车远去的江福生，又微微一笑，“让他去吧。县委也在整风，他叔叔是不会喜欢他的。同志们，不要管他，我们干我们的！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秋天的丰收得靠春天多洒汗水！得儿驾！”他鞭子一扬，骏马撒开了四蹄，银犁掀起了土浪。

开 犁

小青龙河化了冰，象一条亮闪闪的银带。李庄村南，傍河沿的雁翅地里，一地人。运肥的，平整的，闹闹哄哄像正月十五要龙灯。这块地，是闻名远近的“油炸饼地”——离水近，沙壤土，地势高，涝不了，最适宜上茬种春麦，下茬种花生——产面产油，一年两熟。打去年开春，这块地就联产计酬，落实到了人头。麦子花生，既好吃又值钱，社员们都把责任田当眼珠待承。眼时下，节气近了春分，他们都不惜汗水地劳作着，想及早把麦子种上。

矮身材，秃头顶，闪电眼的吉庆老汉，一脸笑容儿。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觉着手里的铁锹比一根鸡毛还轻巧，越干越有劲儿。二十七的大儿子福生饲养员李铁头做媒快给说上了媳妇儿，他心里要掉一块病。嘿嘿，大儿子成家后再巴结二儿子、三儿儿，长虫吞蛤蟆，一节倒一节。只要有党的好政策，外加上自己的一套小算计，他就不信光堂棍翻不了身！

太阳移到了半空，天气暖融融。吉庆老汉抹了一把光头

顶上的汗珠子，停住了手。他的闪电眼往四周围一看，立刻眨巴的象夜空的星。呀！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都快送上了肥，都快整平了地，都要开犁播种！队里的整蹄牲口在外头搞运输，家里只剩了几头牛。全队三十六户，如果不第一个把犁杖抢到手，下种就得晚四五天。这事得早做考虑！他挠了挠亮光光的头顶，望了望日头，踩锹探了探化土，心里有了章程。

他吩咐三儿子：“寿生，叫你大哥、二哥，咱回家！”

寿生不动，也眨起了他遗传给他的闪电眼：“爸爸，日头高了，地化深了，正好平地，咋这会儿收工？”

吉庆老汉小声说：“傻子！今儿到后晌能化一犁土，咱早回家占犁杖——牲口少，得先下手。”

“好，我就去叫大哥、二哥！”寿生明白了他的妙算，点了点头。

吉庆老汉嘱咐：“去吧，小点声儿，别让别人听见。”

吉庆老汉用鞋底蹭干净锹上的挂土，悄悄回家去。他的脸上满是狡黠自得的笑容。嘿，无论做啥事儿，都得有心眼儿；种庄稼讲节气，春争日夏争时，咱劳力强，打算好能时时占着主动！去年一年，他们爷几个把小日子拈搞得富足了，今年会富得更厉害！嘿嘿，有道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如今他光棍堂不断招财进宝，还愁不招来一只只金凤！

二

不过，吉庆老汉的打算，被生产队长李吉明看穿了。他悄悄回村的时候，李吉明也扛起铁锹回了饲养处。去年春耕